

2115

文史資料



93年-3

第一期

233-35(总第 三十三期)

陇县体教局委员会学习文史法制委员会

一九九三年八月一日



征求意见稿

纪念红军解放仪陇六十周年

专 刊

仪陇人民盼红军

红军解放仪陇纪略

红军在仪陇的政权建设

踏着红军足迹前进的仪陇儿女

纪念红军解放仪陇六十周年 专 刊

今年8月23日是红军解放仪陇六十周年纪念日。

“忘记过去就意味着毁灭”。认真抓好红军解放仪陇六十周年纪念活动，对于缅怀革命先辈创造的伟大业绩，从中吸取精神食粮，教育全县人民特别是青少年，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新人，推动我县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这期专刊，概述了红军解放仪陇，仪陇人民拥护红军，为保卫红色根据地军民并肩战斗的动人史实。热情歌颂英雄的工农红军和先辈们为了我们今天而立下的丰功伟绩。以及仪陇人民，继承先烈遗志，发扬革命传统，继续革命，不断进取，为中国革命作出的巨大贡献。

我们殷切地期望，这期专刊能为广大干部和职工，特别是广大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时参用，从中吸取教益，热爱这块烈士们用鲜血染红了的土地，从而焕发革命精神，在改革开放，振兴经济的时代潮流中，做出更大的贡献。

仪 陇 人 民 热 爱 红 军

一千六百多年来勤劳勇敢的仪陇人民，劳动、生息、繁衍在川北丘陵地带的1690.9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他们用勤劳的双手、用

智慧和血汗谱写了光辉的历史。可是在那万恶的人吃人的封建社会，这造成了文化落后、交通闭塞、地瘠民贫、瘟疫盛行的鬼地方。辛亥革命后，仪陇为军阀所割据，一九三二年十一月，红军入川前，驻防仪陇及邻县的军阀有田颂尧、杨森、李炜如、李家钰、罗泽洲等部。他们在各自管辖的辖区内，大肆进行拉夫、抓丁、估霸奸淫，横征暴敛、敲榨勒索。加之地方恶势力以喻相齐为首的“十人团”，把持县政、趋附军阀、敲诈勒索，不惜民艰。他们残酷剥削，搜刮民脂民膏，弄得仪陇鸡犬不宁，民不聊生。穷苦大众不但负担着沉重的地租，还要被迫交付数不清的苛捐杂税。什么“烟苗捐”（军阀们为了赚钱，强迫农民种鸦片烟，又强征种植烟税）、“人头税”、“草鞋捐”、“印花税”、“壮丁款”、“招粮费”、“集赤捐”、“子弹捐”、“被棉捐”、“马路费”、“慰劳费”，烧火要收“火笼费”，煮饭要收“搭勾费”等等，多达数百种，真是无奇不有，多如牛毛，连乞丐都没逃脱交纳捐税之苦，乞丐要交“花子捐”。军阀们为了扩充自己的势力，甚至在一年内要预收几十年的捐税。田颂尧在一九三一年由一年三征增加到十四征，预征到一九七七年（从民国二十一年征收到了民国六十七年），一年征收了四十七年的捐税款。贫苦农民被逼得倾家荡产，家破人亡，交不起捐税款被捉到吊打时，还要受得打嘴。那时，百姓中流传着“土匪梳县长篦，乡长剃保长的头，还要剥皮，整得百姓只剩一口气”和“睡过如梳，兵过如篦，团练过来如刀割”的歌谣。穷苦百姓披星星，戴月亮，脸朝黄土背朝天地挣扎在这块土地上，过着衣不蔽体，食不充肠的非人生活。被逼得有的妻离子散，

有的家破人亡，有的流落他乡，有的饿死路旁，场镇难民无数，道旁尸骨横阵的悲惨景象，随处可见，真是目不忍睹，惨状难言。百姓怒声载道，骂地恨天。活着的人们挣扎在死亡和饥饿线上。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斗争。仪陇人民素来就有坚毅的革命斗志和顽强的反抗精神。为了争得生存的权利，前赴后继地奋起反抗和斗争。明末，仪陇人民支持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张献忠曾带兵三进仪陇县城。清同治三年（1864年），仪陇县骑龙场天台山农民起义，以县东南一带为根据地，声震邻县阆中、南部、营山。当时有一首民谣：“芝麻开花节节高，收了谷子背包包（即背上行囊），千人（穷人）翻身（翻身）有望头，去找郭刀刀。”郭刀刀名大道，是这一带山区农民起义的首领，他曾率部多次攻打仪陇县城。有一次围攻县城竟达两昼夜之久，我们敬爱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朱德同志，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响下，终于成为一名坚强的共产主义者，他多次给家乡写信，宣传革命理论。陈光弟、戴乾亨、吴子轩、邓国钟等青年，闻听“朱德在江西南昌创办军官教育团，写信回故乡招收有志青年，……。”便一同前往朱德部队，后参加了震惊中外的“八一”南昌起义。

一九二八年七月，成都大学预科生侯凤（仪陇县黄柏庙人）回家度假，将载有《青年的出路》、《揭穿中国的黑暗》等进步书刊，秘密给黄柏庙小学的进步学生席懋昭等人传阅。席懋昭、侯超、侯林、杨国宁

等在其影响下，逐步走上了革命道路。同年九月侯凤又在仪陇县城组织中学生上街游行，高呼“打倒军阀！”、“打倒滥八团！”等口号，并在群众中宣传进步思想。席懋昭在其引导下，积极向黑暗势力作斗争，他在班里联络了杜克明、侯超、朱尚书、刘继善、邓光汉、舒奎等七人结成兰交兄弟，后又联系任大贤、陈其昌、王政等八人和原来结拜为兄弟的七人一起，在县城观音阁组成一个“学术研究会。”传阅进步书刊，如列宁著的《国家与革命》和其它进步刊物。还组织座谈会，交流学习心得，结合实际探讨社会问题，议论时政，教育启发大家读书不忘救国，组织和发动同学深入农村动员老百姓起来与军阀、官僚、“十人团”、“烂团保”、土豪劣绅作斗争，并组织学生罢课、上街游行示威，高呼口号、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发表演讲，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鼓舞了县中学生和仪陇人民的革命志气。

一九二九年秋，周乾同志（仪陇县大仪乡太阳山周家坪村人，今先锋镇更生村人）由邝继勋（中共党员）带回家乡，在仪陇县太阳山和阆中玉台等地秘密进行革命活动，向贫苦农民宣传：“穷人要想翻身，过好日子，只有组织起来，跟共产党走，同土豪劣绅斗，打倒军阀、国民党反动派，穷人才有出路……。”当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越过大巴山，进入川东北，解放通、南、巴，建立苏维埃政权，进行打土豪分田地。革命形势迅猛发展时，他组织一些人组成游击队，在阆中的玉台、万家桥和仪陇的太阳山、鲜家坪等地贴出“欢迎中国工农红军 打倒豪绅地主！推翻伪政权，人民当家作主！”等标语，动员劳苦大众迎接解放。

到一九三三年春，这里的游击队在周乾同志的领导下，已发展到120人，并公开打出“宣传队”、“武工队”、“救苦队”的旗号，积极进行迎接红军到来的准备。由此，敌人感到末日来临，便对革命群众疯狂镇压，到处捕人杀人。周乾同志在突围中身中数弹，壮烈牺牲。他为人民的解放，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同志们，擦干眼泪，掩埋好烈士的尸体，化悲痛为力量，继续战斗，迎接红军的到来。

敌人越疯狂、残忍，仪陇人民盼望红军的心情越迫切。“盼星星，盼月亮，盼望救星共产党。云要散，天要亮，总有一天见太阳。”和“睡觉做梦想红军，穷人个个笑盈盈，打土豪来分田地，帮助我们拔穷根。醒来不见亲人面，眼泪汪汪咽喉哽，盼望红军早到来，解救人民出火坑”两首歌谣，充分表达了仪陇人民盼望红军的迫切心情。

云开雾散太阳出，冰消雪化喜逢春。朱德故乡——仪陇人民~~热~~眼欲穿的亲人——英雄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于一九三三年八月来到了仪陇。

红军解放仪陇纪略

一九三三年二月十二日，四川军阀田颂尧奉蒋介石之命，以三十八个团，近六万人的兵力，组成左、中、右三个纵队分三路围攻红军妄图将新生的川陕革命根据地扼杀在摇篮之中。红四方面军经四个月的顽强战斗，于六月中旬彻底粉碎了敌人的三路围攻。沉重地打击了敌人，壮

大了自己，扩大了根据地。随即在根据地内进行了各项建设，红军也得到了扩编、训练和休整。红四方面军抓住有利战机，乘敌元气未复，大规模“围攻准备还未就绪”，于一九三三年八月发动了仪（陇）、南（部）战役。战役从十二日开始至二十八日结束，历时半月，歼敌三千余众，缴枪四千多支，解放了仪陇全境，控制了昭化、苍溪、阆中、南部等嘉陵江东岸广大地区和陕南宁强一带，占领了盐产区，保证了军民的食盐供应，打破了敌人的经济封锁。

四路挺进仪陇 攻克仪陇县城

一九三三年五月“三路围攻”之敌右纵队李炜如从巴中败进仪陇后，田颂尧令李炜如率所部之陈守进十六旅黄志洵三十一团、汪朝濂三十二团，以及第十九旅旅长刘鼎基自兼三十三团团长同唐宣耀三十四团，共四个团的兵力，担任仪陇前方兴隆、日兴一线防守。李炜如见自己的部队意志消沉，军心涣散，士气低落，恐怕再同红军交战遭到惨败，于是请假离防。其旅长刘鼎基也以同样的心情离防赴上海，指挥权交与三十二团团长汪朝濂代行。

红九军根据总指挥部关于仪（陇）、南（部）战役作战计划和仪陇地区敌情和地形特点，决定以穿插逼回包围的战术破敌。八月十二日，何畏、詹才芳率红九军从巴中恩阳河地区发兵，以横扫千军之势分四路向仪陇进击。左翼第一路从巴中的花丛出击，在尹家铺与敌一个团遭遇，红军势如破竹，一举溃敌。歼敌二百余众，余敌溃不成军，向阆中败走，红军乘胜追击，攻克张公，进逼百锁背；右翼第二路由八庙出发，向仪

除兴隆之外围的五颗石、文家梁、郑家垭、大包梁、燕家坟、彭家寨一线之敌进攻，担任该地防务的敌三十一团团长黄志洵依险顽抗。红军多次攻击未克。便以一个班的兵力从侧翼攻上文家梁，与敌肉搏，歼敌十余人，伤敌数名。同时红军根据兴隆一线的险要地形，避实就虚，以一部兵力在兴隆正面佯攻，牵制敌人，集中红二十五师七十四和七十五两个团的兵力从兴隆右边的百锁背突击。百锁背地形险要，山上筑有数道环形野战工事，敌李炳如一部之营长谭锡珍率一营之众据险死守，红军几次冲击受挫。即改变战术，以一部兵力在正面虚设声势，佯攻牵敌，主力从百锁背侧翼绕到敌后，进占观察场，包抄百锁背，敌腹背受击，退路被截，胆战心惊，慌忙夺路败逃，红军紧跟追击，分别将其包围在中坝、回龙、土门、铜鼓、东观等地。红军左翼第一路，由巴中的观音发兵，进入仪陇的采仪，沿王家弯、马路场、罗家坝，进占矮桥、手板桥，相继包围日兴、双盛、凤仪、大伐；第二路从巴中的茶坝出击，首先攻克仪陇的福临，连续攻克二龙（大寅）、大风、乐兴、永乐。

左、右两翼红军攻占和包围上述据点后，一面进行攻坚作战准备，一面组织小分队进行袭扰，消耗和疲惫敌人。经一周左右的连续作战，先后打下了仪陇城外围各个据点，歼敌一个多团。八月二十二日，红九军军长何畏、副军长许世友，率部向仪陇县城东、南、西三面发起进攻。城后金城寨是有名的天险，敌以一个团的兵力据险顽抗，红军以优势兵力与敌激战一天，于八月二十三日（农历七月初三），从侧后攀岩而上，一举攻入金城寨内，另一支部队从东寨口的小山梁向观音阁左侧矮城墙

处突入城内，上午九点正攻克仪陇县城。歼敌两个营，俘敌三百众，缴枪四百多支。

攻克仪陇东南重镇立山场

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二日，红军三路大军分别从仪陇、巴中、江口（今平昌县）出击，从东、南、西三面横扫杨森所部。杨森第二混成旅三个团和二千余名“川北五县民众联合剿共指挥部”武装及各地地主武装份子，分布于玉山、鼎山、立山三点上。根据敌人兵力部署和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的命令，余天云、李先念率红三十军从巴中正面逼近玉山场；王宏坤率红四军十一师采取两翼迂回战术，将杨森部第二混成旅一个团压缩包围于鼎山场。当夜红九军军长何畏、政委詹才芳以七十三团大胆穿插，冒雨穿过荒僻山径小路，采取预先埋伏、突然出击的行动，直插玉山、鼎山背后。次日拂晓，出其不意地攻占险要阵地龙背场，击溃守敌一个营。玉山场之敌则在红三十军的强大压力下向南溃逃。红七十三团占领龙背场后，沿仪陇之金牛石、张家弯大路向南进击，越瓦子、过凉风，直逼立山。关口梁是通往立山的险要隘口，敌第二混成旅一个营凭险据守，红军经小道接近关口梁，分四路上山。第一路经王家弯到坤悠山右侧，第二路从悬崖攀藤而上，埋伏于坤悠山左侧，两路奇兵似一把大铁钳，紧钳敌人营部，第三路用吊竹杆攀登上山，阻击九打杵援敌，第四路从陶家岭经大青杠，一枪不响地全歼穿心店敌军。午夜，坤悠山两侧和九打杵的红军同时发起进攻，在夜幕的掩护下，越过关口梁，直冲坤悠山。敌人从梦中惊醒，乱成一团，互相践踏，红军趁机将敌截成

分割。分割包围。经一小时激战，击溃守敌，残敌逃过穿心店，红军乘胜追击，向立山逼近。此时，鼎山场之敌也被红十一师击溃。

在红七十三团夜袭龙背场的同时，何畏、詹才芳率红九军主力分三路向马鞍场进攻。一路由日兴经大风、双龙、雷打石向马鞍场正面进逼，二路由日兴场经马路、褐临、杨木寨向马鞍场右翼进攻，三路由东观、凤仪、瓦窑坝、马家弯向马鞍场左翼董家梁攻击。

驻防在马鞍场的“川北五县民众联合剿共指挥部”头目甯相齐率十一个大队两千余人，分布在马鞍场周围的琳琅山、三星寨、马鞍山、董家梁、甯家寨一带险要据点防守，企图阻止红军前进。

九月二十二日夜，进攻马鞍场正面的红军，进占琳琅山下一公里处的马路坎，在稻田露宿。二十三日凌晨，向琳琅山发起攻击，琳琅山四周悬岩绝壁，是马鞍场西的门户，又是防御通往马鞍的必经之道。敌丁徵汉率一个大队在此据守，寨上筑有野战工事，三道寨门紧闭，并配有机枪防守。红军将琳琅山围住后，正面从马路坎经跑马坪、药王铺进攻西寨门，右翼经昆卢寺进攻南寨门，左翼经罗盘包、打罗包、污水滩、大垭豁迂回敌后，攻北寨门。敌深惧红军，士气低落，不堪一击，十多分钟，就攻上山顶，全歼守敌一个大队。

红军进占琳琅山后，乘胜进攻三星寨。这时红军右翼已攻下马鞍山，左翼已克董家梁，三支大军直逼马鞍场，歼敌近千。甯相齐忙率残部向普山方向逃窜。红军当夜进占马鞍场，随即挥师南下，又将傅俊卿、罗孟初等反动地主武装五百余人包围在甯家寨。甯家寨位于骑龙、三河、

在三乡之间，四面悬崖，只有一条小路通往寨上。红军为了不伤害群众，采取攻心战术，围而不攻，用喊话、唱歌方式宣传红军的政治主张。当天下午，寨上青年农民桑乐先、肖鹏程等三人，装着到寨门玩耍，和哨兵聊天，乘其不备，杀掉哨兵，打开寨门，迎入红军。敌措手不及，全部被俘。守敌二混成旅一个团抵挡不住，败走曾山通天场。九月二十三日，红军一举解放仪陇东南重镇立山场，又乘胜分兵进占茶房、阳通、摆桥河、板桥、芭蕉等地，至此仪陇全境获得解放。

红军在仪陇的政权建设

红军解放仪陇全境后，中共四川省委立即派出地方工作队，赶赴仪陇、立山，配合红军的政工人员，迅速建立起中国共产党的各级地方组织，和县、区、乡、村苏维埃政权。在全城设立了仪陇县苏维埃，在立山场设立了长胜县苏维埃。两县共设区苏维埃23个，乡苏维埃136个，村苏维埃521个。先后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仪陇县委员会，并在仪陇的城关、中坝、黄耆庙、观音、兴隆、日兴、茶坝、土门等区，建立了中共区委；在立山场成立了中国共产党长胜县委员会，并先后在立山、寨子、马鞍、玉山、梁永五个区建立了中共区委。两县还建立起工会、青年团、妇女协会等群众组织，儿童团、少先队、童子军也相继成立，并积极开展打土豪分田地，发展生产，恢复商业，兴办学校等工作。为了保卫和巩固根据地，地方工农革命武装也陆续建立了起来，两县共组建独立团2个，2400余人，县游击队2个，10500人，区独立营25个，12500人。

仪陇人民一边加紧生产，支援红军作战，一边积极参加苏维埃各级政权的工作，协助政府清理户口，侦察送信，站岗放哨，盘查坏人，积极参军参战。他们有的深入敌后，破坏交通、粮站，有的参加游击队，袭击、骚扰、疲惫敌人；有的协助红军肃清山林匪匪，消灭地主武装。仪陇人民为保卫新生的红色政权而英勇战斗，为仪陇历史谱写了光辉的篇章。

在那战火纷飞的岁月里，处于川陕苏区前哨的59.6万仪陇人民，在34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几乎天天听到枪声，日夜参加战斗。县内各个场镇和险隘山头都留下了红军和仪陇人民并肩战斗的印迹，不少地方至今仍清晰可见。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五年间，仪陇人民配合红九军、三十军、三十一军及四军，与川军李家钰、李炳如、罗泽洲、杨森等部队进行了大大小小的战斗126次，仅连以上的战斗就达四十余次，歼敌两个团、三个营、一个大队，共计5000余人，缴获各种枪支200多支，子弹13200余发。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重大胜利，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先后参加红军的仪陇儿女达7000余人，有4713人为中国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今在县内牺牲的363人）。他们中有工农红军2941人，游击队员840人，各级苏维埃干部237人，少先队员174人，赤卫队员41人，儿童团员377人，民工103人。红军旅长陈光弟、中共仪陇县委书记鲜永伦，长胜县独立团团长陈明保、仪陇县保卫局局长、仪陇市苏维埃主席赵正春等。

还有不少不知姓名的外地籍的红军指战员，为解放仪陇人民，为保卫这块红色根据地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烈士们的鲜血没有白流。他们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为保卫川陕根据地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仪陇籍的已被载入仪陇县人民政府编印的《革命烈士英名录》光荣史册而留芳千古，牺牲在这块土地上的外地籍红军战士，仪陇人民虽然不知道他们的真名实姓，但人们通过各种方式，如“十二个红人”、“烈士墓”、“红军坟”、“烈士柱”等文字的记述，有的修建坟墓，年年祭扫，有的立碑建立起传统教育的阵地等等。他们的英雄事迹将在仪陇人民中世世代代地传颂着、讴歌着，鼓舞着人们去拼搏奋进。象战争年代那样不畏任何艰难险阻，去夺取新的胜利。

踏着红军足迹前进的仪陇儿女

—

一九三五年三月，威震敌胆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指战员在李先念、徐向前、许世友等同志率领下，肩负着新的任务，撤离了曾经战斗过近两年的仪陇、长胜苏区。

望着远去的红军队伍，仪陇儿女擦掉眼角惜别的泪花，手拉着手，肩并着肩，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又经受了一场更加严峻的血与火的考验。

昔日被红军打得落花流水而龟缩不前的国民党反动派，早已虎视眈眈，磨刀霍霍，以求一逞。红军一走，他们张牙舞爪，挥舞着屠刀，东山再起，卷土重来，开始了疯狂的反攻倒算。

还乡团、义勇队、靖乡团、侦缉队，似豺狼猛犬，遍及城乡。

搜查、抢劫、追捕、烧杀，无恶不作，惨绝人寰。480余名苏维埃政府干部倒在敌人的枪口下，360余名红军家属睡卧在血泊中，45户革命家庭成员被斩尽杀绝……。

共产党员，仪陇市苏维埃主席赵正春，日兴区观音阁乡苏维埃主席刘大斗，被敌人绑至刑场，就义前他们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工农红军万岁！”这些忠诚的革命战士被残酷杀害后，刽子手们还禽兽一般将心肝挖而食之。

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朱德同志的曾祖父母、祖父母、养父的坟墓三次被野蛮挖掘，国民党反动派幻想以掘坟坏风水的卑劣之举，来达到镇压革命的目的。

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暴，仪陇儿女没有屈服。他们热爱共产党，坚信穷人一定要翻身，革命一定要胜利。他们掩埋好同伴的尸体，在压迫中反抗，在黑暗中苦斗，继续红军的事业……。

曾任大风乡苏维埃政府笔书的陈世华，在红军撤离后，还将“大风乡苏维埃政府”印章珍藏于古墓，直到仪陇解放；

位于嘉陵江前沿的赛金场，红军在此留下的标语就有25幅之多，红军走后，场上居民自发地与敌人多次斗争，使石刻标语得以保存至今，

长征途中流落回县的红军战士陈群等，回到家乡后又与原区苏干部取得了联系，广泛发动群众，秘密共谋革命大计。

抗日战争爆发，为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仪陇儿女席懋昭、许明扬等爬山涉水，历经艰辛，奔赴抗日前线，马鞍场地方人士组织上千人组成的支队，准备直奔前线支援八路军作战，“仪陇县立中学抗日救亡宣传队”和“旅果同学会抗日救亡宣传团”的师生们不顾国民党政府的阻挠，深入城乡宣传抗战，唤起民众。

全国解放前夕的白色恐怖中，仪陇儿女在中共仪陇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下，积极开展反蒋爱国民主运动，抗丁、抗粮、抗租，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势力，有力地配合了人民解放战争，为迎接仪陇的和平解放作出了巨大贡献。

啊！仪陇儿女，踏着红军足迹前进，经过十多年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实现了梦寐以求的心愿。“盼星星，盼月亮，盼来救星得解放，云要散，天要亮，总有一天见太阳！”

新中国诞生了，仪陇儿女终于见到了冉冉升起的红太阳。

二

经过严寒的人方知太阳的温暖，饱尝旧社会苦难的人最知珍惜新社会的甜，惨遭国民党反动派压迫的仪陇儿女啊，深深地懂得，今天的幸福来之不易，只有继续发扬当年红军的革命传统，努力建设，才能永保社会主义江山。

建国四十余年，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仪陇儿女在中国

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励精图治，重振旧山河，再续新篇章……

“前方作战，后方生产”。为保证红军作战需要，为巩固苏维埃政权，仪陇儿女在艰难的战争环境里，披星戴月，勤奋耕耘，省吃俭用，积极交纳公粮支援红军反“六路围攻”。今天，川北有名的农业大县——仪陇，在农业生产建设上已跨入了新的世纪。一九九二年全县农业生产总产值达6.1643亿元，粮食总产量由解放前的7000万公斤一跃上升到35万多吨，出栏肥猪65万多头，油菜籽1854万公斤，棉花307万公斤，蚕茧229万公斤。象当年支援前线红军作战一样，有力地支援了国家建设。四十一年间，全县为国家调粮6.9亿公斤，棉花6626万公斤，食用植物油4540万公斤，生猪70万头，蚕茧2581万公斤等多种农副产品。

炉火熊熊，铁锤叮当。为保障战争所需，当年的红军办起了刀矛厂。仪陇早期工业，在红军时代就有了点点星火。建国以后，仪陇儿女没有忘记先烈的遗愿，仍然是靠几个铁匠，几把铁锤，办起了自己的工业。经过几十年的奋斗，终于在一张白纸上描绘出了最新最美的图画。现在，全县共办各类工业企业132个。其中全民所有制企业23个，集体所有制企业109个，农机修造厂、装璜印刷厂，老厂展新姿，“四化”创新创业，丝绸厂、黄酒厂、化工厂、制药厂……；新厂不断涌现，门类齐全，布局合理，品种多样，价廉物丰。历史悠久的酱油、沁人心脾的黄酒、五彩斑斓的丝绸、眼望欲醉的陈酿、还有那使人青春不老的天府秘宝……。一九八五年以来，全县就有53

个产品分别获部、省(厅)、地优秀产品称号。产品远销日本、新加坡、澳大利亚、美国、等国家和地区并畅销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市场。截止一九九二年，全县实现工业总产值19263万元，是一九五六年的一百多倍，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成了我县经济建设中一支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其从业人员目前已近三万人。遍及祖国大江南北的十万余劳务大军，每年创收就有1.2亿元。

工农业的迅速发展，推动着教育事业的发展。“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如今的仪陇教育已不是红军时代在战争间隙开展的识字教育。宁静的校园，良好的设施，优范的教材，实力雄厚的师资，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保卫者。各类教育配套发展，珠联璧合，成绩显著，令人欣喜。截止一九九二年，全县共发展幼儿班779个，小学899所，中学21所，职业中学3所，师范学校1所，教师进修校1所，有在校学生11.5万人。自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制度以来，全县已输送大专生2923人，中专、中师生3340人。精心育人才，“四化”建伟业，仪陇教育在今后的发展道路上必将取得更新的成绩。

工农业的发展，促进了文化事业的繁荣。仪陇木偶闻名遐迩，广播电视英姿焕发，电影、戏剧、图书发行工作日新月异。以书法、篆刻、剪纸闻名全国的“三乡文化”，世人有口皆碑，其佳作早已飘洋过海。红军时代的文艺创作与宣传由当今的仪陇人发扬光大。

工农业的迅速发展，还促进了卫生和体育事业的加快发展，到目前为止，全县已建立各类医疗机构117个，有各类技术人员1835人。